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十五章 容恕

崔善為，明天文曆算，曉達時務，為尚書左丞。令史惡其明察，乃為謗書曰：「崔子曲如鉤，隨時待封侯。」高宗謂之曰：「澆薄之後，人多醜政。昔北齊奸吏，歌斛律明月，高緯闇主，遂滅其家。朕雖不明，倖免斯事。」乃構流言者罪之。李靖征突厥，征頡利可汗，拓境至於大漠。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朕聞：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往者國家草創，太上皇以百姓之故，稱臣於突厥，未嘗不痛心疾首，志滅匈奴。今暫勞偏師。無往不捷，單于稽首，恥其雪乎！」群臣皆呼：「萬歲！」御史大夫溫彥博善靖之功，劾靖軍無紀綱，突厥寶貨，亂兵所分。太宗捨而不問。及靖凱旋，進見謝罪，太宗曰：「隋將史萬歲破突厥，有功不賞，以罪致戮。朕則不然，當捨公之罪，錄公之勛也。」

契苾何力，鐵勒酋長也。太宗征遼，以為前軍總管。軍次白雀城，被槊中腰，瘡重疾甚。太宗親為傅藥，及城破，敕求得傷何力者，付何力令自殺之。何力奏曰：「犬馬猶為主，況於人乎？彼為其主致命，冒白刃而刺臣者，是義勇士也。不相識，豈是冤仇？」遂捨之。

裴玄本好諧謔，為戶部郎中。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，省郎將問疾，玄本戲曰：「僕射病可，須問之；既甚矣，何須問也？」有泄其言者。既而隨例候玄齡，玄齡笑曰：「裴郎中來，玄齡不死矣。」

劉童為御史、東都留臺，時蘭謩為留守，輒役數百人修宮內。劉童為盛夏不宜擅役工力，謩拒之曰：「別奉進旨。」童奏之，詔決謩二□下，謫嶺南。童後因他事左授臨洺令。時有敕令上佐縣令送租，謩已為司農卿，知出納。謩雅知童清介，不以曩事嫌惡，乃召倉吏謂之曰：「劉侍御頃在憲司，革非懲違，今親自送租，固無瑕玷。數州行納，與劉侍御同行，亦必無欠折。」一切令受納，更無所問。時人賞謩忠恕。（註：劉名靈童。）

蘇良嗣為洛州長史，坐妻犯贓，左遷冀州刺史。及事釋，妻妹詣良嗣，初無恨色，謂之曰：「牧守遷轉出入是常，不聞有所累也。」後為荊州長史，高宗使中宮緣江採異竹，植於苑內。中官科船載行，所在縱暴。還過荊州，良嗣因之上疏切諫。高宗謂則天曰：「吾約束不嚴整，果為良嗣所怪乎！」詔慰諭，便令棄竹於江中。荊州舊有河東寺，後梁蕭詧為其兄河東王所造，良嗣見而驚曰：「此在江漢之間，與河東有何關涉？」遂奏改之。良嗣寡學，深為人所笑。

盧承慶為吏部尚書，總章初，校內外官考。有一官督運，遭風失米，承慶為之考曰：「臨運損糧，考中下。」其人容止自若，無一言而退。承慶重其雅量，改注曰：「非力所及，考中中。」既無喜容，亦無愧詞。又改曰：「寵辱不驚，考中上。」眾推承慶之弘恕。

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，誣有功黨逆人，奏成其罪。後文備為人所告，有功訊之在寬。或謂有功曰：「彼曩將陷公於死，今公反欲出之，何也？」有功曰：「爾所言者，私忿；我所守者，公法。安得以私害公乎？」

婁師德，弱冠進士擢第。上元初，吐蕃強盛，詔募猛士以討之，師德以監察御史應募。高宗大悅，授朝散大夫，專總邊任。前後四□餘年，恭勤接下，孜孜不怠，而朴忠沉厚，心無適莫。狄仁傑入相也，師德密薦之。及為同列，頗輕師德，頻擠之外使。師德知之而不憾。則天覺之，問仁傑曰：「師德賢乎？」對曰：「為將謹守，賢則臣不知。」又問：「師德知人乎？」對曰：「臣嘗同官，未聞其知人。」則天曰：「朕之用卿，師德實薦也，亦可謂知人矣。」仁傑大慚而退，歎曰：「婁公盛德，我為其所容，莫窺其際也。」當危亂之朝，屠滅者接踵，而師德以功名終始，識者多之。初，師德在廟堂，其弟某以資高拜代州都督，將行，謂之曰：「吾少不才，位居宰相，汝今又得州牧，叨據過分，人所嫉也。將何以終之？」弟對曰：「自今雖有唾某面者，亦不敢言，但自拭之，庶不為兄之憂也。」師德曰：「此適為我憂也。夫前人唾者，發於怒也。汝今拭之，是逆前人怒也。唾不拭將自乾，何如笑而受之？」弟曰：「謹受教。」師德與人不競，皆此類也。

楊再思為玄武尉，使於京，舍於客院。盜者竊其囊袋，邂逅遇之，盜者謝罪。再思曰：「足下有遺行，勿復聲，恐傍人害足下。但留公文，餘並仰遺。」不形顏色。時人莫測其量。累官至納言。則天朝，旱澇，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。再思晨入朝，值一重車，將牽出西門。峻而又滑，馭者遽叱牛不前，乃罵曰：「一群癡宰相，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，遭我匯行如此辛苦！」再思徐謂之曰：「你牛亦自弱，不得嗔他宰相。」

陸象先為蒲州刺史，有小吏犯罪，但慰勉而遣之。錄事曰：「此例皆合與杖。」象先曰：「人情相去不遠，此豈不解吾意。若論必須行杖，當自汝始。」錄事慚懼而退。常謂人曰：「天下本自無事，只是愚人擾之，始為煩耳。但靜其源，何憂不簡？」前後歷典數州，其政如一，人吏咸思之。

端午日，玄宗賜宰臣鐘乳。宋璟既拜賜，而命醫人煉之。醫請將歸家煉，子弟諫曰：「此乳珍異，他者不如，今付之歸，恐招欺換。」璟誠之曰：「自隱爾心然，疑他心耶？仗信示誠，猶恐不至，矧有猜責，豈可得乎？」